

## 第十一回 巧相逢中途遇友 傳消息旅店銜仇

詩曰：

他鄉逢舊好，把臂話通宵。

恩怨雖勞念，天涯慰寂寥。

卻說貴保與李恩，一路水宿風餐，過了幾處市鎮村坪，歷了一番風塵雨雪桃紅柳綠。不盡異地繁華燕語鶯啼，觸起他鄉景況。一日天色向暮，在旅店投憩。李恩方出外，獨坐無聊，步出房門閒望，忽外邊來了兩客，後面那人十分面善，但天時昏黑認辨未真。俄爾店主引兩人入隔房安息，貴保有事在心潛行探聽，聆其聲音甚熟，一時想象不出。愈聽愈真，忍不住造房拜訪。隔房二客起立相接，貴保一見認是朱能，便叫一聲：「朱兄！」朱能吃驚細認是貴保，兩下相見坐下。

且說朱能在劉承恩店因何到此？同行那客卻是何人？原來劉承恩見朱能病癒在店，此日無事帶他各處催帳。是晚一同入店不期相遇。兩相坐下，先與承恩各通名姓，次問朱能因何此時才到此地，訟事若何？朱能見問不禁潸潸下淚曰：「愚兄命蹇，不堪備述，言之痛心。自別尊在來到山東，中途病劇復遇流賊，竊去黃金昏憤荒郊。得劉家恩公救恤扶歸調好。因出門摧帳，相隨至此。但賢弟在家習讀，因何到此？尊公可有同來，懇請一會。待愚兄陳明往跡，免使他掛心。」貴保見問亦下淚曰：「小弟遭遇與兄亦同。自兄去後家君出門貿易，誑被惡僕黃安申同忘恩鐵賊，誑誘母姐四人，脅逼姐姐成婚。幸得施恩公設計救脫，復遇鐵賊迫迫，孤身遠走，母姐不知存亡。

拼命訪尋父親，來到浙省幸遇李叔父收養，認為義姪。今春闈將近，如今進京一則求名，二來訪父，豈期旅邸得遇朱兄。但朱兄盤費既空，難道坐視三冤不報，還有朱伯父監牢受苦，亦當設計昭伸。」朱能歎曰：「愚兄豈不知雪冤救父刻不容遲，但兩手拮據焉能設策？惟有恨摧胸淚流枕簟而已。他人豈能知耶？」貴保曰：「不若相陪小弟到京，訪著家君自有貲財相助，去部衙控告若何？」朱能曰：「賢弟金玉之論自當聽從，但某受劉恩公大恩，今日隨他至此，豈忍半途相棄。不若賢弟逗留寓所，待事後來尋。」承恩在旁止之曰：「朱兄之言差矣。你大仇在身，老拙常恨力薄不能相助昭雪，今遇黃相公攜帶正幸相會可乘，安可為老拙而阻雪仇乎？」朱能曰：「報仇雪恥日夜在心，但病憤殘軀得君再造，半途相棄問心難安。是以寧願先送恩公後隨弟駕。」承恩曰：「吾始視兄為豪傑，誰知兄乃是愚夫，古人有身受千金恬不為報，豈區區供養輒勞懸懷，大丈夫一遇知交摯家相贈者有之，甚至頭顱相贈者亦有之。老拙平生周急扶危如朱兄者，何止百十。總是事了心安，不留胸臆。遙憶以來，何嘗一一有報，亦何嘗一一望報。朱兄今日拘拘於老拙謀者，乃一己之私恩。黃相公為朱兄謀者，實不共之大恥。

急私恩而忘大恥，有志者不為。朱兄自顧為何如人？今日所處為何如事乎？」一席話說得朱能降心敬服。貴保擊節稱揚。三人談論一番，俄爾李恩相請歸寢，貴保作別，回房安歇。次日用過早膳，貴保邀請朱能全行，朱能只得辭了承恩。承恩解囊以三百金相貽曰：「相聚已久些須白物充兄盤費。但大仇雪後經過敝地，祈一相會，亦慰老夫之望。」朱能遜謝曰：「久受隆恩亦慚未報，復貽厚貲何以克當？縱恩公看來甚輕，小子受之有愧。倘大冤獲雪，定必踵門相酬！」說罷把白金送回，承恩固辭不受。承恩曰：「老拙主意已定，朱能勿作外人，些須白金無勞固讓。」朱能因遜不獲只得收下。承恩復謂貴保曰：「黃相公他日身榮歸裡，千萬同朱兄屈臨。」貴保曰：「異日鄉旋，務必拜候。」兩下道聲珍重一齊作別。承恩自去，貴保與朱能李恩三人就道。一路上贊歎承恩慷慨仗義，有古俠士之風。陸路問津，舟行泊水，同行有伴不覺透遲，行了數日已抵京城。

一到羊肉衚衕，李恩先驅，貴保與朱能在後，入到李家酒樓，見了建良，呈上書函。建良折看畢，與貴保朱能相見坐下，各通名姓。旁有家人遞茶。茶罷，建良問曰：「黃賢姪貴籍荆襄，因何到敝鄉與家兄相會？」貴保曰：「小姪因逃難尋親，得蒙令兄周恤。今者到京又來攪擾，兩昆至真乃貴保天大恩人。」

建良遜謝，復曰：「此位朱兄家兄書中不及備列，在何處得遇黃賢姪？」朱能曰：「小姪與黃賢弟世交。因欲進京雪仇，半途被玻逗留後隨恩人催賬，恰好旅邸相會。被邀至此，靦顏叨擾，愚心甚慚！」建良曰：「朱兄言重，不斌喧囂屈駕無妨。」

於是揀個潔淨樓房與貴保二人同住，修書打發李恩回去。貴保亦修書致謝建中。貴保將金銀托建良與他援例納監，數日一一停妥。由此貴保日夕在書房攻書，日日命未能隨店中伙伴周圍尋訪父親消息，總無音耗。一日偶在房門散步，見有一漢子上樓飲酒，勢色十分匆忙。貴保一見不禁大叫：「施恩公！」那人聞言舉頭把貴保一看，不禁躍然曰：「你害我尋你得好苦，原來在此處！某沿途尋訪總總不見，聞得爾父世榮在京，是以到京周圍查訪。」是日正跑得肚饑，急入酒樓不期與貴保相會。

兩家不作別話，貴保惟問那晚蹤跡，賽全一一縷述。貴保聞姐姐已死，不禁傷感，咬牙切齒深恨鐵賊。賽全亦問：「因何到此？得會尊君否？」貴保把己身所歷從頭細述，絮語一回。引他下樓與建良相見，把姓名蹤跡陳說一番。建良敬他義俠，十分厚待。恰好朱能全伙伴回來，一見彼此全裡識認。兩家見禮，各各陳述。相與同至樓房細談。賽全在李家酒樓住了兩日，即催貴保修書回家安置老母。朱能亦修書，洩賽全到縣牢安置父親。二人贈金作費，賽全不受。經辭了酒樓，賽全領了兩封書札，直回襄州。先到水月村見了張氏，把遇貴保細說一番。張氏拆書一看，一喜一悲。喜者貴保功名有靠，悲者素娟殞殞無親。觸起鐵賊凶狼，黃安狡獪，不禁傷感起來。賽西相勸一會，張氏留待酒飯，賽全食訖，辭了張氏直到縣牢，訪問梁玉求見百容。梁玉啟監，引他與百容相見。百容請教賽全名姓，賽全直敘緣由，袖中取書奉上。百容拆開看罷，不禁淚滴衣襟，哽咽言曰：「我只望吾兒進京告，准把冤伸雪，得脫牢籠。豈料命蹇如斯，復遭病賊，若非得遇恩人險作異鄉餒鬼。今日復勞施兄仗義，千里傳書，老朽倘得脫危，定當銜謝。」賽全遜謝，坐了一會告辭出來，復回貴保家安歇。自此張氏念賽全恩深，把他長養在家。賽全無事，與他料理門戶，買辦各物，暫且安身。按下不表。卻說朱能貴保商議報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